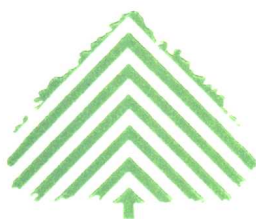


《现代汉语词典》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吕叔湘 胡 绳 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吕叔湘 胡 绳 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年·北京

F166.2P

XIÀNDÀI HÀNYŪ CÍDIǎN XUÉSHÙ YÁNTǎOHUÌ
LÙNWÉNJÍ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吕叔湘 胡 绳 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83-1/H · 52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1 千

印数 2 000 册

印张 10 $\frac{1}{4}$

定价:15.40 元

前 言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 4 月 26 日在宁波市举行,会期五天。学术会围绕着《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释义、举例、编纂经验等方面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参加学术会议的专家、学者 60 多人。

《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第一部现代语词典,首次出版发行于 1973 年。这部词典出版 20 年,至今正印行 139 次,累计印数已达 2000 余万册。它经过多年的编纂修订,其准确性、规范性、权威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我国各界人士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语文工具书。

195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和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从此,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开始了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浩繁工程。这部词典先后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主持编写和修订,参加编写、修订的人员和资料辅助人员先后有 90 多人。他们在当时没有成书可资借鉴的条件下为编写这部反映当代语词风貌的规范词典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光是编写人员搜集资料做准备工作就用了两年时间,搜集了 100 多万张资料卡片。然后编写、修订、专科条目送请专家审定、反复修改,到 1961 年初铅印成“试印本”。又经过 5 年的通读和修改,才印成“试用本”,广泛征求意见。1973 年,这部收词 53,000 多词条、250 万字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终于问世。

《现代汉语词典》被公认为一部规范性强的词典，具体表现在收词审慎，注释准确，举例恰当等几个方面。它的出版为我国当时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吕、丁两位先生在主持编写这部词典时不泥古，不拘成规，增强了这部词书的实用价值。在词典中，用法需要注意的词语后面都有“注意”一项内容，用来补充说明。《现代汉语词典》适合于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1978年公开发行后很快得到普及。如今，《现代汉语词典》不仅在国内广泛使用，也已经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必备书。《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还为多种外汉词典的编纂工作，提供了一个权威的蓝本，使众多的汉外词典得以顺利编成出版，在汉外、外汉词典的词典的编辑出版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的发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们在《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告一段落时，适时安排《现代汉语词典》的再次修订。使这部词典更加适合时代的需要。

目 录

前言	(1)
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 绳 (3)
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书面发言)	吕叔湘 (7)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单耀海 (9)
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刘 坚 (12)
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林尔蔚 (14)
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石明远 (16)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王维新 (19)
现代汉语工具书的代表作	鲍克怡 (22)
略论《现代汉语词典》的社会影响与历史贡献	赵克勤 (28)
用科学精神编词典	张万起 (34)
试谈《现代汉语词典》成功的历史经验	董 琨 (43)
弘扬《现汉》精神,增强读者意识.....	李达仁 (55)
《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功绩	柳凤运 (64)
关于规范型词典的收词问题 ... 晁继周 单耀海	韩敬体 (70)
《现代汉语词典》与词汇规范	李建国 (81)
论规范性词典释义的一般原则	韩敬体 (93)
读《现代汉语词典》笔记(提纲)	李 荣 (113)
现代汉语字典词典的注音	刘庆隆 (118)
现代汉语字典词典中的字形处理	刘庆隆 (129)
评《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	陈 抗 (142)

《现代汉语词典》在词语释义方面的贡献	符淮青 (152)
把汉语词典的编写提高到新水平	孙德宣 (166)
《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释义和注音	胡明扬 (177)
《现代汉语词典》点滴谈	刘学林 迟 铎 (183)
《现代汉语词典》在词典史上的贡献	汪耀楠 张林川 (188)
《现代汉语词典》科技条目编写和标注外来语问题	李伯纯 (196)
论《现代汉语词典》的百科条目	李志江 (202)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北京话词语	贾采珠 (217)
浅谈多义词的义项划分	吴崇康 (227)
《现代汉语词典》用例笔记	吴昌恒 (234)
《现代汉语词典》对解决循环互训问题的贡献	陆尊梧 (241)
浅谈《现代汉语词典》的虚词注释	孟庆海 (253)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排	宋惠德 (260)
《现代汉语词典》小议	郑怀德 (267)
词典的规范化与科学性刍议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浅谈	曹聪孙 (273)
难字·难词·难义——《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丛谈	舒宝璋 (277)
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	程 荣 (289)
谈《现代汉语词典》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张大建 (294)
《现代汉语词典》使用调查报告	党怀兴 王 楠 (300)
《现代汉语词典》在日本	刘向军 (304)
附录 《现代汉语词典》评论文章索引 ...	黄 飞 许长江 (311)

前 言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 4 月 26 日在宁波市举行,会期五天。学术会围绕着《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释义、举例、编纂经验等方面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参加学术会议的专家、学者 60 多人。

《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第一部现代语词典,首次出版发行于 1973 年。这部词典出版 20 年,至今正印行 139 次,累计印数已达 2000 余万册。它经过多年的编纂修订,其准确性、规范性、权威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我国各界人士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语文工具书。

195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和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从此,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开始了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浩繁工程。这部词典先后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主持编写和修订,参加编写、修订的人员和资料辅助人员先后有 90 多人。他们在当时没有成书可资借鉴的条件下为编写这部反映当代语词风貌的规范词典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光是编写人员搜集资料做准备工作就用了两年时间,搜集了 100 多万张资料卡片。然后编写、修订、专科条目送请专家审定、反复修改,到 1961 年初铅印成“试印本”。又经过 5 年的通读和修改,才印成“试用本”,广泛征求意见。1973 年,这部收词 53,000 多词条、250 万字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终于问世。

《现代汉语词典》被公认为一部规范性强的词典，具体表现在收词审慎，注释准确，举例恰当等几个方面。它的出版为我国当时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吕、丁两位先生在主持编写这部词典时不泥古，不拘成规，增强了这部词书的实用价值。在词典中，用法需要注意的词语后面都有“注意”一项内容，用来补充说明。《现代汉语词典》适合于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1978年公开发行后很快得到普及。如今，《现代汉语词典》不仅在国内广泛使用，也已经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必备书。《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还为多种外汉词典的编纂工作，提供了一个权威的蓝本，使众多的汉外词典得以顺利编成出版，在汉外、外汉词典的词典的编辑出版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的发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们在《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告一段落时，适时安排《现代汉语词典》的再次修订。使这部词典更加适合时代的需要。

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 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 绳

今天，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在这里隆重开幕，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务院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在1956年责成语言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两位先生先后主持这部词典的编写和修改。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多年努力，终于编成问世。从开始编辑到出版，经过了十六年。编辑这样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先例，这是创造性的工作。二十年来，印数达到两千多万册。其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为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所公认，可以说较好地完成了国家交予的任务。

《现代汉语词典》之所以取得成功，成为国内外同类词书中比较杰出的一部，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运用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作为指导而编写出来的。当它问世之后，又对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对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这部词典的成功经验是很值得重视的。

现代汉语词汇的收集整理工作，词典的编纂工作，当然并不因一部比较成功的词典而结束。这样的工作永远也不会结束，因为语言的各方面，主要是在语汇方面是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如果

说语法相对稳定,较为凝固不变,那么词汇就是不断发生变化并发展的。

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内容极为丰富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语言中,首先明显地反映到词汇上,许多新的词语适应需要而产生,许多旧有词语的意义也会发生改变。

《人民日报》最近有人提到“查词典的困惑”,说是有些新词汇查不到。如:“市场经济”“关贸总协定”“集团公司”“信用卡”。有些旧词义有歧义,如“当铺”一词一般词典都解释为“旧社会专门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贷的店铺”。出现这种情形其实是不奇怪的。由此可见,语言工作者整理现代汉语的词汇,编纂词典方面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一劳永逸。固然词典不能老出新的版本,但是为了出新的词典,词典工作者恐怕每月每天都有工作要做,必须经常进行工作,负起应尽的任务。这些任务也许可以概括起来说是,从社会中的语言事实出发,使符合于新的需要的词汇取得确定的形式,具有确定的含义,同时也按照现代汉语的发展规律对词语的规范化,对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起必要的指导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并不是一切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词语都是有生命力的,有些只是一时被应用,并不能长期存在,有些会在和同样含义的词语的竞争中被淘汰。词语的兴起和死亡,竞争和淘汰,都是在实际生活中自发地进行的。所谓词语的规范化一般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见得受科学研究的支配。但是我想,语言工作者如果掌握现代汉语的发展规律,善于观察语言实践的发展趋势,就能够用适当的方式,来保护那些应该存在的词语,促进一些不适合需要的词语的死亡和淘汰。那么,什么是适当的方式呢?当然词典的编纂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但词典已经是词语发展变化的成果的记录。我以为,语言工作者应该经常地研究语言的实

践,并且通过舆论给词汇的发展变化以一定的导向。这样作的目的是更丰富现代汉语的表现力,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外来语的引用问题。汉语自古以来就不断地吸收外来语以丰富自己,现代汉语中引用外来语更多。如“逻辑”“沙发”“咖啡”“卡车”“卡片”等等,已稳稳地成为现代汉语的词汇(这里说的外来语专指音译的而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有些外来语曾一度被使用,但后来被淘汰了。如:“司的克”“淡巴菰”“德律风”,更不用说“巴力门”“伯力玺天德”,还有什么“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它们在和同义的词,如“手杖”“烟草”“电话”等等的竞争中被淘汰了。根据现代汉语发展的已有的经验,似乎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多的:对一个外来的新事物,先有一个译音的称呼,但在有了适当的意译词语后,音译词终于被淘汰。当然,这不能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有些新事物一开始就有“意译”的称呼,有些音译的称呼在现代汉语中站稳了,而且现在又似乎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情况,即音译排斥意译的情况。

在词汇中,“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可以说已成定说,但现在似乎“巴士”“的士”来势汹涌,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而且北京还有“面的”的说法,即以所谓“面包车”作为出租汽车。对此,语言工作者,词典工作者应采取什么态度呢?也许应该再看一下,如果“巴士”“的士”因其简练的优越性而取得胜利,恐怕我们只能承认它们。但是我想,“面的”这样的词恐怕不能予以承认。还有“恤衫”之称也从广东到了北京,而且还有“T恤”之说。以汉语的规律来说,“T恤”应该是不可取的。还有“卡拉OK”,这个词语虽在部分人士中有异议,但已使用得极为普遍。如果我们承认它,可以收入词典,如果不赞成,它不会因词典不收而死亡,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取消它。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想出一个代用的词语,加以推广,使之逐渐代替“卡拉OK”,这类事或许是语言工作者、词典工作者应该做的事。

总之,我想说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工作不仅在于记录语言的事实,而且应该对推动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作用。

我们的词典工作是以语言的社会实践为根据,但这工作反过来又要对语言实践起指导作用。由此我想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其他学科,也都存在这样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问题。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就能实现它自身的价值,就能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现代汉语词典》刊行二十周年,开个学术研讨会,总结一下它的长处和不足,是十分必要的。我希望通过这个学术研讨会,我们的语言工作者能够更好地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丰富和规范化而进行工作;也希望这个研讨会有利于今后《现汉》的修订并编写新的更大规模的《现代汉语大词典》。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993年4月26日 于宁波

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 上的讲话(书面发言)

吕叔湘

召开《现代汉语词典》研讨会很有意义,会议组织者让我说几句话。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二十周年了,开始编写这部词典已经是三十七年前的事了。编写《现汉》是1956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下达给语言研究所的任务,目的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

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历尽艰苦,其中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要编好一本词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而我们编《现汉》又有一些偶然性增加了工作难度。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的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辞源》《辞海》都是百科性的辞书,《康熙字典》只适用于文言。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词典编辑室的行政领导为赶任务采用当时流行的“插红旗拔白旗”的办法促使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政治运动耗费不少时间,也使得一部分有关条目难以定稿。

“文化革命”一起来，工作就更没法做了。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干扰，《现汉》起码可以早出版十年。我们花了几年工夫印出了试印本，丁声树先生又领导词典室花了几年工夫做修改工作。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映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地修订，《现汉》正式出版也已经十五年了，需要修订。同时，根据一部分读者反映，《现汉》原来收词有点太严，需要适当放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先编一本《现代汉语大词典》，然后再利用它来修订《现汉》。这样，应该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读者的需求了吧，我想。

祝《现汉》研讨会圆满成功。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 研讨会开幕词

单耀海

诸位先生：

《现代汉语词典》自 1973 年问世以来，举行像今天这样的学术研讨会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次研讨会的除两个主办单位的有关编写、出版的人员外，还有一些高等院校、新闻单位、出版机构的先生们参加，其中有长期从事语言文字教学工作的学者，有编纂、出版辞书的同行们，有多年来关心《现代汉语词典》并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和批评的朋友，他们在百忙中赶来参加这次会议，并将在会上发表他们的专题论述，对此，我代表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谨向诸位先生表示热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1956 年，国务院指示并责成语言研究所编写一部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规范化词典，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做准备，在搜集一百多万张资料卡片的基础上，于 1958 年开始编写《现代汉语词典》。回想三十多年前，在我们的书架上可数得过来的辞书就这么几部：《康熙字典》、《辞源》、《辞海》（不是现在的新版）、《国语词典》等，编写一部能适应我们这个方言复杂的国家所需要的规范化词典，是时代的要求。为编写这部词典，语言研究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在没有可资借鉴的条件下为编写一部反映一代语词面貌的规范化词典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编写，修改，审订，再修改，用筚路蓝缕来形容不为过分。这部词典先

后由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主持编写和修订,参加编写、修改的人员和资料辅助人员先后有90人之多。遗憾的是在书上没有留下一个人的名字,将来修订时准备补上,以资纪念。商务印书馆为出版这部词典也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仅为书稿送审就安排了两次铅印,一次是1960年的“试印本”,一次是1965年的“试用本”。1966年正准备正式付排出版,“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工作被迫停止,直至1973年用原试用本纸型印刷出版,还叫试用本,限内部发行,而正式出版发行则在1978年。一部词典从编写到出版,前后竟达20年!

《现代汉语词典》问世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一部好词典,认为词典收词审慎,注释准确,举例简练。有些国家也印刷、发行了这部词典,用以帮助他们的学生学习。我国及别的国家编辑出版的双语词典有不少种也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蓝本的。就印量来说,仅在国内累计印量已有两千多万册,是印量最多的一部词典。印量多,说明读者多,影响也就大,所以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和出版是成功的,达到了国务院指示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要求。

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很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词典事业也随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各类词典层出不穷。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词语的发展和变化,深化改革的大好形势,都给记录一代语词的规范化词典提出了新的任务。今天我们在这里对三十年前编写的书进行学术研讨,并不是对《现代汉语词典》进行总结,而是对《现代汉语词典》所坚持的方向和编写工作的经验得失求得一个新的认识,进而更好地继承和发展《现代汉语词典》的好传统,这对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编好《现代汉语大词典》都是极为有用的。

这次会议根据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有